

# 法老的诅咒

凯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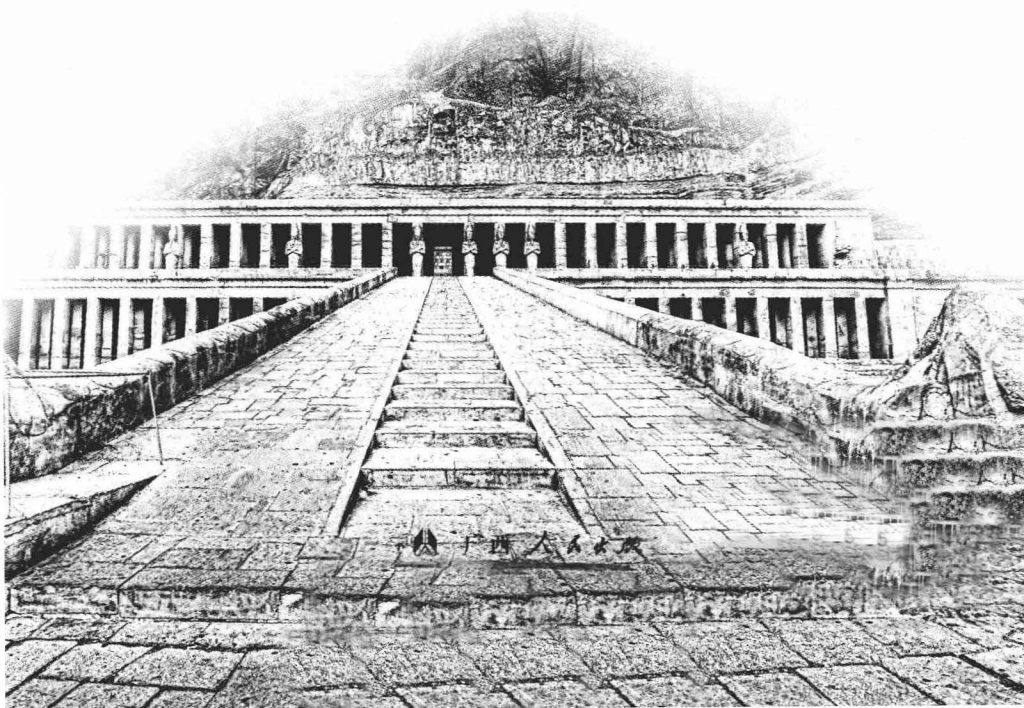
F A L A O D E  
Z U Z H O U

“法老之光”宝石蕴藏着神奇的力量，  
埃及沙漠的地下世界，  
封印着女法老的秘密和梦想，  
接近它们的人，  
都难逃法老的诅咒……

# 法老的 诅咒

FALAO DE ZUZHOU

凯琳 著

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法老的诅咒 / 凯琳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12. 5

ISBN 978-7-219-07786-3

I. ①法… II. ①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3989 号

---

监 制 白竹林  
策划编辑 袁 铭  
责任编辑 吴长杰  
封面设计 王 霞  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  
印 张 10.5  
字 数 195 千字  
版 次 2012 年 5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12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786-3/I·1512  
定 价 26.8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- 楔子 / 001
- 第一章 神秘自杀事件 / 006
- 第二章 遗书密码 / 021
- 第三章 钻石大王的往事 / 032
- 第四章 失踪的前妻 / 044
- 第五章 意外的发现 / 068
- 第六章 通灵人 / 085
- 第七章 向日葵女孩 / 100
- 第八章 看不见的危险 / 115
- 第九章 消失的村庄 / 139
- 第十章 凶手现身 / 157
- 第十一章 连环失踪案 / 175
- 第十二章 重逢的喜悦 / 198
- 第十三章 离奇火灾 / 221
- 第十四章 隐藏的地图 / 238
- 第十五章 致命的幻觉 / 256
- 第十六章 法老的地宫 / 286

## 楔子

一望无际的沙漠，连接着朝阳升起的方向，与苍穹平行，没有尽头。

它的广袤绵延正如它恢宏的过去，曾经一个古老的帝国耸立在这墟土之上，被称为太阳神的国度。而今，那些辉煌的建筑、炫目的黄金、伟大的法老……都成了虚幻的往事。唯一不变的，只有蜿蜒流过的尼罗河，携带着泥沙无言诉说着千古的往事。

这一夜的尼罗河显得格外璀璨夺目，一艘五光十色的豪华游轮正在河面上缓缓行驶，阵阵美妙的音乐声自船舱飘出，引得两岸的游人纷纷驻足观看。

一场豪华的婚礼正在游轮顶层最大的宴会厅举行，新郎是游轮的主人——南非著名的“钻石大王”，市值百亿的威蒂亚集团总裁维克多·朗亚。相对而言，新娘则显得默默无闻，宾客们只知道她是位中德混血儿，名叫苏洁薇，据说是南非一家德资公司的高级职员，和钻石大王在一场派对上相识并结缘。

无数盏水晶灯交相辉映，照得宴厅亮如白昼。

耀眼的灯光下，身穿黑色礼服的新郎站在礼台上，他身材高大，轮廓棱角分明，有一双绿宝石般深邃的目光，尽管已经不再年轻，

但举手投足间还是透露出商界霸主的无穷魅力。

在他身边，是头戴珠冠、身披白纱的新娘，且不说她的皮肤有多么白皙，面容有多么娇美，单是身上这件价值千万的婚纱，就使她一出场便成为全场的焦点，长达十几米的蕾丝拖尾上全部嵌满上等的钻石，犹如银河的星星被撒落人间。

礼台下是数千名宾客和媒体记者，其中不乏维克多的生意伙伴、商界精英、政界名流、学术权威，甚至还有中东和欧洲王室的成员。

在交换戒指的仪式结束之后，新郎举起一杯金色香槟，对着台下的众人微笑道：“感谢诸位远道而来参加我和薇的婚礼，我之所以将婚礼地点选在埃及，选在尼罗河上，是因为这个古老的国度，是我爱妻此生最向往的热土，更因为我今天要送给她的结婚礼物，与这片古老的土地有着极深的渊源！”

说罢，他从侍者手中接过一个精美的心形首饰盒，从里面取出一只瑰丽无比的宝石手环，亲手戴在新娘的腕间。

这只手环堪称是黄金和宝石的完美结合，雕刻着极具古埃及特色的花纹和长着一对斑斓翅膀的圣甲虫，虫身是一块鸡蛋大小的宝石，晶莹剔透，散发着璀璨夺目的光芒，衬得新娘修长的玉臂更加娇媚动人，与洁白高雅的婚纱构成一个完美的组合。

它的出现，如同一道魔法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放眼全场，没有一位贵宾的首饰能与之相比。

长时间的寂静笼罩整片宴厅，四周安静得连根针落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，众人无不屏息静气，将羡慕、惊愕的目光投掷到新娘苏洁薇的手腕上。

“在埃及，圣甲虫是太阳的化身，对佩戴它的主人具有神奇的保护力量，我毕生收藏了无数珍宝，只有这一件是我的至爱，现在将它送给你，希望它能代替我守护你一生一世。”隔了好一会儿，维克



多才打破沉默，对着眼前的爱人献上深情缱绻的表白。

“谢谢你，亲爱的！”如此巨大的惊喜和意外，让苏洁薇激动得眼眶泛泪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维克多轻轻扬起唇角，“手环上的这颗宝石名为‘法老之光’，相传为三千年前一位伟大的法老所有，是他生前的心爱之物，也是埃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宝石，重达320克拉，即便是开罗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罗浮宫，也没有一件能够超过它的珍品……这正如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，是特别的，独一无二的！”

听完这席话，礼台下的宾客也渐渐回过神来，齐声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
“真想不到，这位 Ms. 苏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，将钻石大王的心收得服服帖帖。”女宾中有人小声地议论起来。

“是啊，谁不知道维克多身边从来不缺美女，从明星到名模再到名媛，竟没有一位能留住他的心，倒是这位背景一片空白的东方女人成了最后赢家，真是令人大跌眼镜。”在她身边的女伴也跟着感叹起来，声音里充满羡慕，甚至还带着妒意。

宴会厅又恢复了人声鼎沸，宾客们千百种情绪，将复杂的目光投注到礼台上，新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交换了一个缠绵而热切的深吻。

这一夜，注定将是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不眠之夜。

缀满繁星的夜空下，深蓝色的尼罗河像一匹舒展的绸缎伸向远方，巨大的豪华游轮依然在河中缓缓航行，水天相接之处，高耸的金字塔和神庙安静地耸立在浩瀚的沙漠里，默默注视着一束束绚烂的焰火从甲板上升起，冲破无垠的夜色，在高空绽放出绝美的花朵。

当一对新人回到新房时，已是第二天拂晓，旭日的缕缕阳光

融化了黑暗，点燃了天边的朝霞，也使宽敞豪华的房间沉浸在一片粉色的光泽之中。

新娘苏洁薇褪去沉甸甸的婚纱，换上一身轻柔的真丝睡裙，慢慢地坐到床边的软榻上，一边望着窗外美丽的尼罗河风光，一边下意识地摩挲着手腕上的宝石手环，脸上流露出一抹发自内心的幸福神情。可突然之间，她又像想起了什么，不禁低声一叹。

她的丈夫维克多走过来，俯下身，爱怜地搭着她的香肩，在她耳边轻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是不是因为你的弟弟苏焕没能来参加咱们的婚礼，心里觉得特别遗憾？”

苏洁薇先是一顿，随后仰起头，望着维克多说：“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，确实，在我生命中最重要日子，我唯一的亲人却没能出席，我的心里总感到缺了什么。”

维克多轻轻一笑，转身坐到苏洁薇的身边，望着美丽的妻子说：“你应该理解他，他是国际刑警，责任重于一切！再说，他不也说了，等这次任务结束，会第一时间赶到开普敦看你嘛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碧色的眼睛里流过一抹深深的宠溺。

“或者这样……等他去开普敦的时候，我再补办一场宴会，会办得和今晚一样的隆重，这样是不是也能稍稍弥补你心里的遗憾了？”

那一刻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自苏洁薇的心里一点一滴地蔓延，最后像温泉一样淹没了整个身心。隔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回过神来，将维克多紧紧拥住道：“亲爱的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，好得都让我产生一种错觉，就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场梦。”

“遇见你，何尝不是我的一场美梦？”他碧色的眼珠闪闪发亮，“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相遇吗？那场晚宴上，你穿着珍珠白的刺绣旗袍，绾起一头乌黑的长发，一阵轻风似的从我身边掠过。那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就好像看见了东方水墨画里走下来的仙子。冥



冥之中甚至有种宿命般的感觉，似乎已经等了你很久很久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就主动上前与我相识？”听着维克多对于往事的回忆，苏洁薇也绽放出一抹迷人的笑容。

“是啊，我主动走到你的面前，对你说，我是维克多·朗亚，想邀你共舞一曲，你却皱起眉头，盯着我手中的酒杯说，‘先生，你今晚喝了几杯威士忌？’”

“你还记得那句话呢？”苏洁薇不禁笑出声来，“当时，你对我而言遥远得就像另一个世界的人物，我哪里知道站在我面前的就是真正的钻石大王维克多·朗亚呢！”

“那么现在呢？朗亚夫人。”维克多的嘴角扬起一弯调侃的微笑。

“现在……我说过了，就像一场梦，但即便是梦，也希望它永不醒来。”苏洁薇的脸颊浮起两朵红云。

“放心吧，这场梦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延续一辈子的！”维克多紧紧握住爱妻的手，“就让你手腕上的宝石手环做我们的见证，即便再过三千年，我们都已经不在人世，但手环会永远保留我们爱情的记忆。只要它存在一天，我便会爱你一天，无论是生还是死，无论处在地狱还是天堂！”

那一刻，苏洁薇觉得手腕间一阵灼热，并顺着皮肤蔓延全身。

她低头望了一眼手上的手环，只见那只华美的宝石手环在晨光下流动着晶莹的光芒，当中镶嵌的“法老之光”就像有一双拥有生命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它的新主人。

窗外的朝霞已不知不觉燃遍整个天空，幽蓝的天幕下，整个世界被染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，与波光起伏的尼罗河交织成一幅美到极致的画面。

## 第一章 神秘自杀事件

两个月后。

明媚的阳光笼罩在开普敦上空，将透明的空气染成金色，到处明晃晃的，仿佛整个世界的光明都集中于此。清风拂过幽蓝的海湾，那缓缓流动的波涛恍若一颗蓝色的钻石，耀眼得令人无法直视。

一架国际航班缓缓降落在开普敦国际机场，闸口开启后，大批远道而来的游客蜂拥而出，投进这座非洲最美丽的城市的温柔怀抱。

一名年轻男子拖着一只便携行李箱，不紧不慢地走在人流中央，始终保持着固有的节奏。他体形高大挺拔，穿着一件暗花的黑色衬衫，利落的短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，金棕色的眼睛盛着湖泊般的平静，全身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股独立干练的气质。

就在他走出海关，准备通过最后一道安检的时候，前方突然出现一阵骚动，先是女子的惨叫与惊呼声，接着，大批的机场警察从四面八方拥向大厅的一个角落，设起层层警戒线，严禁任何乘客靠近。

年轻男子看到这一切，立刻穿过混乱的人群，来到一名机场警察的面前，亮了亮证件，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机场警察望着他手中的证件，不由得一震，“国际刑警？”

年轻男子淡淡地点了点头：“对，那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机场警察面色紧张地回答道：“一名阿尔巴尼亚男子在安检时被查出携带有疑似硝化甘油的液体，就在我们要求他前往办公室接受进一步检测的时候，他突然失控，绑架身后的一名女乘客躲进洗手间，并用那名女乘客的生命作为威胁，要求我们为他提供离境的飞机。”

年轻男子听后并没有太大的震动，仿佛只是在听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而已，接着又问：“那么，你们作出回应了吗？”

机场警察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说：“还没有，但为了人质的生命安全，上面可能会答应他的条件，否则，他将在半小时后引爆硝化甘油，这样一来，半个安检大厅都有可能被炸毁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年轻男子瞥了一眼洗手间的入口，问道：“这里还有其他入口吗？”

机场警察摇了摇头，很肯定地答道：“没有！只有一个进口，四周都是封闭的。”

洗手间内，蓄着络腮胡子、身材魁梧的绑匪站在盥洗台前，一手狠狠掐着人质的脖子，一手拿着一根透明的玻璃管，里面装的正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硝化甘油，别看只有几毫升的量，可是只要稍一加热或震动，便会引起强烈的爆炸，并且威力惊人！

他瞪着猩红的双眼，望着身前痛苦挣扎的女人质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：“别动，乱动的话，我们两个都会没命，听到了没有？”

人质早已被吓得精神恍惚，失去血色的嘴唇不断溢出破碎的哀求：“求求你……我已经……怀孕四个月了……我的爱人此时正在巴黎等我……求你放过我吧！”

说着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涌出眼眶，模糊了苍白的面颊。

绑匪死死盯着面前盥洗台的镜子，望着女人楚楚可怜的面容，不仅没有半点动容，反而露出厌烦的神情，并死命收紧胳膊，直到指尖深深地嵌入对方白皙的皮肤，几乎要把她的喉咙捏碎。

“要怪就怪那些警察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也不会被逼到这里，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！”他气急败坏地怒吼着，“我真正要对付的也不是你，而是飞往纽约的那架航班！事情变成现在这样，只能算你倒霉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我毕竟是无辜的！还有我腹中的宝宝，他都还来不及看一眼这个世界……”女人质泪流满面，肩膀不住地颤动着。

“好了，别吵！再吵，我现在就掐死你！”绑匪说着，又一次加重了手上的力道，并冲着洗手间外大喊，“我要的飞机准备好没有？告诉你们，我的耐性可是有限的，不想看着机场被炸成碎片，不想明早上国际新闻头版的话，就答应我的要求！”

话音未落，安检大厅又掀起一轮剧烈的骚动，原本正在安检的乘客方寸大乱，恨不得远远逃离这片“死亡地带”，平时看上去架势十足的机场警察如今也变得束手无策，面面相觑，脸上都难掩惊惧的神色。

一些消息灵通的媒体已经赶到现场，架起摄像机，第一时间报道这一新闻。
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压抑的气氛。

绑匪对外面喊了一阵话后，又回过头，重新盯着人质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盥洗台的镜子里多了一个人！

一名黑衣男子。

那一瞬间，犹如一记惊雷在他的头顶炸响，他完全懵了，全身僵硬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他究竟是怎么出现的？

就在绑匪失神的刹那，黑衣男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自身后按住他拿着硝化甘油的右手关节，反手一拧，玻璃管便轻松落入黑衣男子的手中。

绑匪无奈，只好松开掐着人质的左手，扑上去想要夺回玻璃管，黑衣男子乘势将人质抢了过来，然后凌空飞起一脚，朝绑匪的心口踹去。对方躲闪不及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窝心脚，这一脚势大力沉，只听见噗的一声，一口鲜血从口中喷溅而出，同时，他又被巨大的冲力撞到盥洗台上，一整面墙的镜子顷刻化作碎片。

绑匪难过得一阵抽气，却又怒从心起，死死盯着黑衣男子，眼神像要噬人，“你……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从你头顶进来的。”黑衣男子指着天花板。

绑匪闻言一震，难以置信地盯着天花板，又突然发狠站了起来，如负伤的野兽一般疯狂地扑向黑衣男子，似乎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决心。

黑衣男子见状，急忙想要推开女人质，不承想她由于惊吓过度，全身都已发软，轻轻一推，便瘫倒在地上。

此时绑匪已经冲到黑衣男子面前，使出全身力气用力撞向他，黑衣男子闪避不及，趑趄地后退了几步，手中的玻璃管也跟着滑了出去。

绑匪狰狞地大笑起来，只要玻璃管一落地，一切都会爆炸，一切都会化为灰烬！

上帝也救不了他们！

他眼睛瞪得滚圆，连呼吸都停止了，只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这一切，期盼着火光在他眼前爆开，期盼着轰隆隆的爆炸声惊彻整个世界……

那是他神圣的信仰！

空气似乎都凝固住了，就连一秒钟也被拉得无限漫长，装着硝化甘油的玻璃管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，很快开始向下坠落。

玻璃管差一点就要触着地面了！

绑匪笑得越发张狂，他的眼中有着一种狂乱的执著，如火焰一般疯狂地燃烧着。

爆炸吧、毁灭吧，让愚蠢的人们接受惩罚！

然而，就在电光石火的刹那，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——黑衣男子居然用脚面接住了玻璃管，随后以拿捏得十分精准的力道用力一提，将它重新攥在手心。

绑匪惊愕地望着眼前这一幕，呆呆地伫立着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这黑衣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

未等他想明白，黑衣男子已如一道电光般移动到他的面前，对准他的面门，挥出一记重拳。

绑匪重重地跌倒在地，头部传来一阵阵炸裂般的疼痛，疼得他全身抽搐，根本没有余力再反抗了！

一场严重的恐怖危机，就被这名黑衣男子在短短几分钟内轻易化解了。

当他抱着昏迷的女人质信步走出洗手间的时候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惊愕。

媒体更是蜂拥而上，争相采访他。

对此，他早就习以为常，身为国际刑警北非分部的高级警司，比这更大更棘手的 Case 他都经历过。

不过，他此次来开普敦可不是执行任务，而是探望新婚的姐姐苏洁薇。她于两个月前嫁给了南非的钻石大王维克多·朗亚。

想到这里，苏焕的唇角不由得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，推开众人，



低调地朝机场大厅外走去。

他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沿着景色优美的环海公路一路向市区行驶。望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风景，他不停地看表，难掩心中急切的心情。

方才在机场里的那段意外插曲，已经耽搁了他不少时间，他真希望能早点见到久别的姐姐，把自己的到来作为一个意外惊喜送给她。

婚后的她，不知是否有新的变化、新的心情呢？

不知不觉，车子已驶进奇里夫顿，也就是开普敦最著名的富人区。

这里有美丽的沙滩、宁静的海湾和造型各异的庄园豪宅，仿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堂。而苏洁薇的家就位于正对大西洋的一幢豪华庄园里，光是洁白的院墙就沿着海岸线延绵上千尺，透出奢华非凡的气势。

“先生，您到了。”出租车司机将车稳稳停在庄园的大门前，眼底隐隐透出羡慕的光芒。

苏焕下车取了行李，利落地朝门边走去。

庄园的大门是华丽的镶金质地，巨大无比，并镂雕着精美的欧式图案。苏焕在大门的一侧停下，正准备伸手按电铃，却发现大门其实是虚掩的，并没有上锁。

他抬头望了一眼大门和院墙四周，明明装着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子警报系统，又是在开普敦这样贫富分化、犯罪率极高的地方，这样的豪宅居然不关大门，未免显得有些不合情理。

他当即推门走了进去，刺眼的艳阳下，院子里枝繁叶茂，各种花草的香气迎面扑来。在郁金香环绕的花圃中央，还有一座古典的希腊喷泉，喷泉的中心位置有一尊手托瓦罐的女神雕塑，一串串晶莹的水珠不停地从瓦罐中倾泻而下，落进喷泉四周的圆形水池里，

使空气中弥漫着清凉的水汽。

再往前走，扶疏的花木间矗立着一幢宏伟如宫殿般的大宅，宅前却停着一辆警车。

苏焕预感到不祥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迈上宅子前的大理石台阶，快步来到门前，扣响了门环。

不一会儿，门开了，一个穿着白色围裙、扎着头巾、女佣模样的黑人妇女探出头来，面带疑惑地打量着苏焕，“您是……”

“我是苏焕，苏洁薇的弟弟。”苏焕用流利的英文作答。

“原来是夫人的弟弟。”黑女佣一下子拉开了门，“您怎么这么快就赶来了，先生还来不及给您打电话呢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苏焕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“先生正和警察在书房录口供，他的情绪有些不稳，您先到客厅坐一会儿，我去告诉他您来了。”黑女佣又说。

“录口供……”苏焕皱起了眉，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姐姐呢？”

黑女佣的脸上闪过一抹异样的神色，“难道您还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什么？我不过是借着休假，来探望我姐姐的。”苏焕的脸色凝重起来。

“那……那还是让先生亲自跟您解释吧！”黑女佣也有些惊慌起来，身子摇晃着朝后退了两步，几乎逃窜般离开了苏焕的视线。

事情显然与姐姐有关！苏焕的心猛然一颤，拳头不由自主地攥紧，跟着黑女佣迈进了大门。

豪宅内气派华贵，云石地板，蕾丝窗幔，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吊灯，天花板上一整面的金箔吊顶雕刻着精致的花纹，如鲜花绽放。

然而，环顾四周，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空无一人，只有墙上挂着苏洁薇和丈夫维克多的巨幅结婚照片。

照片上，苏洁薇的脸上溢满甜蜜的笑容，连眼睛里都闪动着星辰般的光芒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。对于她和维多克的相爱，苏焕从未怀疑，可是短短新婚两个月，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姐姐现在人在哪里？

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在苏焕焦急的等待中，维克多·朗亚终于在两名用人的搀扶下现身了。此时的他显得疲惫虚弱，深绿色的眼睛像一潭死水，浑浊无光，倒是额角几缕白发显得格外刺眼，和结婚照片上那个神采奕奕的新郎简直判若两人，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。

“你就是朗亚先生？”苏焕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。

“你就是苏焕吧，没想到咱们第一次见面，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！”维克多一边说着，一边慢慢地走近他，脸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。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的姐姐她怎么样了？”不祥的预感更加强烈了，苏焕屏息静气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维克多。

“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薇……”维克多语带哽咽，低下了头。

听到这里，虽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，但苏焕已经能够肯定，姐姐一定出了事！

他压抑住内心汹涌的情绪，一字一板地问：“我姐姐她，究竟怎么了？”

维克多避过苏焕犀利的目光，喉结一下一下地上下颤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。

偌大的客厅，空气似乎都凝结了。

“我的姐姐，究竟怎么了？”苏焕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。

“她……她自杀了！”挣扎了许久，维克多才从喉咙深处挤出这